

出类萃书系



熊宗谊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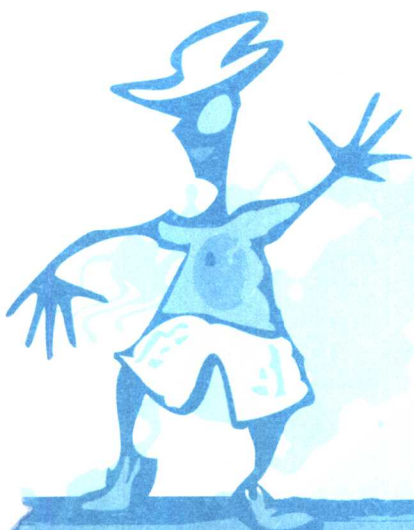
当你呱呱坠地时
爱是相处的艺术
黑暗中那一道亮痕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凡事有度，过犹不及

YuRen
GongWu

与人共舞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类萃书系



熊宗谊 编著

当你呱呱坠地时
爱是相处的艺术
黑暗中那一道亮痕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凡事有度，过犹不及

YuRen
GongWu

与人共舞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人共舞/熊宗谊编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出类拔萃书系)

ISBN 7-5006-5041-8

I. 与... II. 熊... III. 人际关系学—青年读物
IV. C91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5354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3813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7 印张 2 插页 157 千字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3.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 84039659

目 录

缘起	(1)
第一篇 血缘链环	(5)
当你呱呱坠地时	(7)
血浓于水	(16)
瞳仁中的影像	(26)
第二篇 两情相悦	(37)
若是两情相悦时	(39)
爱是相处的艺术	(49)
独特的爱情语言	(58)
不如相忘于江湖	(67)
敢于归零	(77)
第三篇 师生情长	(87)
跨越国界师生情	(89)

黑暗中那一道亮痕	(99)
第四篇 同志为友	(107)
朋友啊朋友	(109)
四合院情结	(118)
第五篇 自我检视	(129)
我是谁	(131)
镜前自省	(140)
忠厚与懦弱	(149)
突破“冰点”、“盲点”、“弱点”	(159)
第六篇 物竞天择	(171)
在竞争中获取承认	(173)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183)
第七篇 分寸把握	(193)
凡事有度,过犹不及	(195)
“人行道之怒”的止息	(205)
信任——人际关系的黏合剂	(214)

缘起

大约八十年前，刚果森林里的一块空地上，有一个比利时人正坐着写笔记。此时此境，这个名叫埃米尔·托尔戴的比利时人显得有些特殊，与其他欧洲人有些不同：他要的不是橡胶或象牙，也不是招募劳工，而是搜集有关过去历史的材料。

他远道而来正是为了这件事情。因为他不能认同流行的对非洲的这样一种观点：黑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是一块人类从未依赖自己的努力把自己从野兽的水平上提高了多少的大陆，也就是说，非洲人从来就没有发展过自己的文明，没有自己的社会组织，没有自己的基于人际关系的社会结构的历史。

埃米尔·托尔戴沿着刚果和大西洋出海口溯流而上，披荆斩棘，胼手胝足，跋涉了好几百英里之后，终于到达了几乎不为外界所知的非洲密林的中心，个中艰难，难以备述。他在布雄哥人的地方听着长者们从从容容地列举了120个国王的名字，精彩之极，但，时间呢？时间。历史必须有时间的坐标才能界定地的时空位置。他期盼着能有一个日期出现。突然，长者们说出了——一个日期。

他日后回忆道：当这些长者们谈论历代发生的大事时，讲到了第九十八位酋长执政期间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在某天中午时分，太阳没有了，顷刻间一片漆黑。

听到这里，他实在耐不住了，竟跳将起来，简直想不顾死活地干点什么才好。长者们还以为他给蝎子蜇了呢。

过了好几个月，他才查清楚那次日蚀的日期——1680年3月30日发生的一次日全蚀，正好就在布雄哥上空，而且，这次日蚀绝不会和其他各次日蚀混淆，因为在17到18世纪期间，这是该地区仅见的一次日蚀。

当我惊醒到是自己大颗大颗的泪珠滴落在了这本名为《古老非洲的再发现》的书页上时,我也耐不住了,因为我也似乎透过岁月的烽烟看到了若干历史的场景——近乎猿还是近乎人?是那么远古的一个提问,那是人类正“蹒跚在人类边缘”上的时候,他们的生存方式一旦步入了“人际关系”的结构,一旦组建了“人类社会”的雏形,他们就可以自豪地宣布自己已经摆脱了“猿”的桎梏,可以庄严地举行一个“人猿相揖别”的仪式,说声“good bye”跨入了“人”的序列,面对自己的未来,也面对这个星球的未来了。

“人际关系”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与人类本身体质、智商的进化同步发展着的不可或缺的元素,是组成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砌件”,也是人类跨越与其它动物界的一条分水岭。我们通过对于从人类初始状态以来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际关系”的萌生、发展、升华,是人类由发展与进化的底层开始了生活的进程,开始了人类社会的演进,正是这种“人际关系”与人类进化、进步的其它元素一道,经历了若干万年的积累、嬗变的漫长过程,才使人类从野蛮状态渐次上升到了文明的境界。

今天,我们已经跨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我们所面临的五光十色、纷纭复杂的事与事、物与物、钱与钱的交换、转换、置换,甚至变幻的后面,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人与人的关系在主宰、左右着这一切。这种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因素,有时表现为显性的,有时完全是隐性的,有时甚至是扑朔迷离,让人不得要领的,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是我们的一门必修课程,其全部原因就在于——人是社会化的动物,而社会则是由人际关系交织而成的人类生存状态。

第一篇 血缘链环

当你呱呱坠地时

当你呱呱坠地之时,当你以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从母腹中脱胎而出,就是一个新生命正式面世之日,就是一位新人正式来到了我们这个世界。那么,到你懂事的时候,除了需要感念你的父母“缔造”了你外,特别不应当忘记你的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所承受的辛苦、痛苦和危险。这一情结使得我们的祖先见“羔羊跪乳,乌鸟反哺”而潸然泪下,发生了亲情间的联想,顿生孝心,于是将自己出生的这一天尊为“母难日”,表示对母亲的慰问和感谢。不管怎么说,人们和你自己记住了这一天是你的生日,这一天是你人生的起点,无论你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跑多长时间,跑多远距离,创造何等辉煌,你都是从这条起跑线上出发的,以至在你生命终结之时,这个日子都会被庄严或程式化地镌刻在记录你人生的墓碑上。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人从自己呱呱坠地之时起,就被锁定在了一个由血缘所编织的人际关系网中,这也是人在面对人际关系时所遇到的人生第一课题:人的出身决定了人的最原始、最天然、最本初的“第一人际关系”,对其通俗的理解就是——人从娘胎里带出了他的“血缘人际关系”。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定格在了一定的人际关系架构之中了,身不由己,也无法选择,要问、要怨、要喜,最直接的也就只能去问孕育和塑造了自己

的娘老子去,即使自己的娘老子有天大的学问,对于此事,恐怕也只能“王顾左右而言它”,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一个人出生的地域、国别、种族、家庭、时代、性别,取决于若干机率和机缘,只能“认可”、“认账”和“认命”,所谓“出身不能选择”,对于已经被生出来,并已经活下来,而且活得开始想明白事理,想探究人生真谛的人来说,这确实是大实话一句。人们落脚于什么样的生活,是无从选择的,进行怎么样的生活则是能动的与自为的。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抱怨都是泡沫和腐蚀剂,只有直面人生才是理性、科学与积极的人生态度。“出世未解身是客,到此方知我是谁”,这是找到了自我的一种彻悟。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无奈与无可解释的道理本身就是一种最权威、最终结的结论。这番道理曾困惑过许多代人,不平、不忿、不服、不甘者,大有人在,但接着也就无可避免地或坠入远离唯物哲理的牛角尖中,不能自拔和怨天尤人起来或被激励起变革自己原有出身的社会地位,昂扬地把它作为一个起点,在社会实践中编织新的人际关系,确立新的社会地位,开创新的发展空间。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样一句俗语,分别说明了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物质世界在重力吸引下的物理属性是朝着两个方向运动的,是“话俗”而“理不俗”的哲理,人应该是向上的,积极进取的,穷则思变的。

因为人的出身被先天地规定了他的社会自然属性,确定了他的血缘人际关系,只要人类社会尚未进入理想的“大同世界”之前,人所出身的是显赫家族,还是贫寒之家,自然有着优劣之分,贵贱之别,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颇具机锋的哲理所阐述的:一朵花,落入茅厕是它,落入殿堂也是它,是件“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事,完全是一种机缘。

无疑的,天生获得的人际关系的优势,是一种先天的优势,使你一开始就可以站在一个人际关系的高起点上,获得优越的生活、教育、社会地位、社会圈子等条件,所结交的层面自然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但历史并不允许先天的这种优势附着任何保证条款,像清王朝曾颁赐的什么“铁帽子罔替”的王爷,其实也很难不被“替”,最终连这一朝代自己都被“替”了,那什么“铁帽子”就更没戏了,只能以“一打打的王冠落地”来收场。

社会与原有的权力、财富被不断剥夺,被不断重新分配,其源盖发于社会是处于一个不间断发展的过程中的,历史沿着波浪式前进、螺旋形上升的曲线前进,社会形态的演进、制度的转换、朝代的更迭、统治阶级的兴替、政治集团的换位是必然发生和经常进行的,置身于其中的各种人群和随之而产生的人际关系亦同步发生着起伏跌宕,甚至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之内,在某一种社会形态之下被认可的优越出身既可能成为一种正向的资源,但在发生社会大变故的形势下,随着旧有制度、旧有秩序、旧有社会体系的土崩瓦解,甚至还远称不上革命,仅仅是政治集团的更替,仅仅是王朝的更迭,原有的出身与血缘优越资源也完全可能在一夜之内,一瞬之间,成为一种反向的负担,成为一种耻辱的烙印,成为一具沉重的赎罪十字架。

即使落入帝王之家者,难道就是天大的福分么?未必。明朝的崇祯皇帝在吊死于煤山,就是现在景山公园里的景山那棵歪脖老槐树上之前,杀死了他心爱的公主,发出了一个帝王的千古之叹:“可怜你生于帝王之家。”

古人通过人生实践,早就明白,“命好”并不能保其终身的“运好”,更不必说能给后代打什么保票了。秦始皇自尊为始皇

帝,把儿子胡亥作为秦二世,以为可以辈辈称皇,万世为君。我们中的有些人曾以既得利益者的洋洋自得,热衷于“老子英雄儿好汉”,那心态恐怕倒是与秦始皇先生相印、相通的。把这种先天的不同出身差别加以扩大化、绝对化、荒诞化,甚至要荒谬的认定不同出身的人是属于不同的物种,现在四十岁左右的人记忆尤新的荒谬逻辑“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确实令前人难以想象,让后人难以置信地风靡与响彻了全国,演绎了中国现代史上最特别的一场闹剧、丑剧、悲剧,几乎毁掉了几代人和整个国家。幻想着自己是“龙种”、“凤种”,是“优等种姓”,别个都属于另类,只配在他们面前匍匐的人,其实面对的只是他们大白天发的一场黄粱梦,“梦游”和“梦醒”之后仍然是一个现实世界矗立在眼前。秦二世的老子秦始皇自然无愧于“老子英雄”,秦二世却着实难当“儿好汉”,整个一个昏君、受气包,闹着“指鹿为马”的历史大笑话,一个秦王朝连“二”都没有数完,就“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简直就是警世名句,震撼两千余年而未成绝响,至今余音袅袅。所以古人特别严肃地提醒自己和训诫后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民间也流传着“有钱难买少时贫”的说法,富人们说这话自是“警钟”,穷人们说这话则是“鞭策”,殊途同归的有着一致的认同。

生于所谓“草根阶层”,也就是俗话说“草民”阶层中人,最可贵的精神和最原始的进取动力就是改变现状,这种要求变革的动力,无疑是整个历史前进原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呼喊出的口号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看到秦始皇出巡的壮观景象,出身微贱、身为泗上亭长,估计也就是相当于现今的一位“片儿警”的刘邦,也忍不

住跃跃欲试，在人群中竟然脱口而出：“大丈夫当如是也。”

人的出身，无庸讳言，是一种天生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来自于本来就不是一抹平的社会阶层形态，以至于很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会不禁仰天长叹，发出“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做什么？”的不平之鸣来。元朝的“人分五色”、清朝的“满人治国”、西藏的“世袭农奴”，早已被历史的浪潮所荡涤。

倘若说，陈胜、吴广的不信邪，从大泽乡点燃了灭秦之火；刘邦的不认命，高唱起了“大风起兮，云飞扬”；黄巢的不服输——“百花发，我不发，我若发，都骇杀。要与西风斗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更是借咏菊花而咏志，表现的是一种农民领袖的大无畏精神；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塑造的孙悟空，喊出了“天下轮流坐，明天到我家”的“大逆之论”；施耐庵、罗贯中让《水浒传》里的李逵喊出了“杀进东京，夺了鸟位”的痛快……

这些发自封建社会的呼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是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调整。社会每一次革命性的进步，都伴随着社会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人们原有的社会地位发生了上升、下降的变故，原有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分化和重组。中国古代就流传着“鱼龙变化”的说法，也不乏“鲤鱼跳龙门”的比喻。唐代初行科举制，以科举选仕，相对于“世袭罔替”，强调了“学而优则仕”，是具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至少部分地为“平民”阶层开了口子，部分地改变了“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不合理性，部分地以官方制度来冲开了由“天然”、“血缘”因素铸造的人际关系的凝固模式。

由天然形成的“血缘性人际关系”是一种非物质资源，又是一种处于流变状态的资源，尤其是当社会发生革命性突变或渐变式演进时，这种“换位”或意欲“换位”的现象便愈益明显、激烈

和多发。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应运而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群落,创作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品。倘若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他们的作品,便发现,他们生动、深刻地剖析、描摹、刻画了大量具有悲剧命运的青年。这些青年分别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抗贵族、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压制,抱着“平等、自由”的要求,向“上流社会”人际关系网络攀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在生动展示这一社会群落进行个人奋争的行状、心态和命运的同时,同情与无奈参半,赞歌与哀婉共唱,从而塑造了颇具典型意义的生动人物,是足以供我们认知当时社会问题的“标本”。

《红与黑》。1827年,法国作家斯丹达尔以《司法公报》登载的一个家庭教师杀害女主人的刑事案件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于连》,1830年5月,在此书编校期间,他将小说更名为《红与黑》这样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书名,成为欧洲第一部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其副标题就是《一八三零年纪事》,是作为史实来写历史断面和历史人物的。

于连·索黑尔是一个木匠出身的锯木厂老板的儿子,富有才干,在一个老军医的熏陶下,接受了启蒙学说。他嫌恶自己贫贱的出身和卑微的社会地位,向往拿破仑时代的沸腾生活,渴望挤进上层社会。他到市长府上去当家庭教师,与市长夫人德瑞那发生暧昧关系,在野心与伪善之路上迈开了第一步,并且“学步”迅速,又用征服侯爵小姐玛特来来进一步实现自己的野心,获得了骑士称号、庄园、中尉军衔后,继续盘算着要在30岁当上司令。这个平民子弟完全沉溺于个人野心之中,羞于承认自己是汝拉山中穷木匠的儿子,那种朴素的“平民阶级的叛逆心”泯灭殆尽,对时代的追念被抛到九霄云外而沦为了一个为达目的不